

理论篇

智能时代的翻译人才培养

如今，AI与语言服务深度融合，传统的翻译教育模式正面临着与产业需求脱节的严峻挑战，翻译人才培养亟须回应“培养什么人”与“如何培养人”的时代考问。本章聚焦于智能时代翻译人才培养的系统性变革，深入剖析语言服务市场的转型趋势与职业能力结构的重构，厘清AI时代翻译人才的需求转向；进而探讨从工具导向至素养导向跃迁的核心教学理念；并基于课程目标、内容模块与评价体系的系统设计，提出翻译技术素养培养的切实落地路径，以期为新时代卓越翻译人才的孵化提供理论指引与实践参照。

第一章 AI 时代翻译人才 需求转向

一、语言服务市场转型趋势

技术是驱动产业变革的根本力量。回顾历史，从活字印刷到计算机辅助翻译，每一次技术的飞跃都深刻地重塑了翻译行业的生态。如今，智能技术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动全球语言服务市场发生系统性、颠覆性的转型。这种转型并非简单的效率提升，而是涵盖了市场规模、服务模式、需求结构乃至产业逻辑的全方位变革。

语言服务行业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2022 年年底，ChatGPT 的横空出世，标志着大语言模型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大众应用，也为翻译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与此前基于统计或神经网络的机器翻译不同，大语言模型展现出了惊人的语境理解能力、跨领域知识整合能力以及创造性文本生成能力。这些能力的涌现，使得人机协同翻译的边界不断拓展，也对传统的翻译服务模式提出了挑战。语言服务企业和翻译从业者必须重新思考自身的价值定位，在技术变革的浪潮中找到新的立足点。

全球语言服务市场在技术的催化下，呈现出规模激增与结构重塑的双重趋势。市场总体规模稳步增长，这一增长态势背后是全球ization进程的持续深化与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语言服务蓝皮

书——中国语言服务发展报告（2025）》显示，2024年，中国语言服务总产值超过2480亿元，各类语言服务企业超过125万家，从业人员超过207万人，跨境电商、文化传播、知识产权、科技创新等领域语言服务需求不断增加。语言服务市场的繁荣，得益于全球化进程的深化、中国企业出海步伐的加快，以及跨语言信息交流需求的爆炸式增长。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逐渐成为重塑语言服务市场服务模式的核心技术要素。2025年，中国AI技术渗透率提升至72%，神经机器翻译与自动译后编辑协同模式将法律文本翻译效率提升了40%。

语言服务的核心生产模式正在从传统的“以人力为中心”向“以人机协同为中心”加速演进，这一转变深刻影响着行业的组织形态与价值分配。传统的、依赖译者个体技能的生产模式，正在被高度流程化、平台化、智能化的新型服务模式所取代。在智能语言服务生态系统中，机器承担了大部分重复性、程式化的初译工作，而人类译者的角色则向价值链的两端延伸：在流程上游，译者需要参与需求分析、语料准备、模型训练等工作；在流程下游，则聚焦于译后编辑、质量审校、文化传播与创造性转写等高附加值环节。这种人机协同的模式，不仅极大地提升了生产效率，更重要的是，它将译者从机械性的文字转换中解放出来，使其能够专注于更具创造性和思辨性的高阶智力工作。

与此同时，市场的需求结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呈现出多语种、多模态、实时化和专业化的新特征。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日益紧密，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小语种和低资源语种的翻译需求也持续增长。同时，信息的载体不再局限于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多模态形式的跨语言处理需求日益增多，催生了影视翻译、游戏本地化、软件国际化等新兴业态。此外，在国际传播、国际会议、跨境电商等场景下，行业对时效性与交互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面对这些复杂多变的需求，市场对能够提供垂直领域解决方案、驾驭复杂项目流程、整合多元技术工具的综合性语言服务供应商的青睐与日俱增。单一的文本翻

译服务，已难以满足客户对全球化解决方案的需求。语言服务正从单纯的翻译，向涵盖技术、咨询、创意与营销的多模态融合服务转型。

二、翻译职业能力结构重构

市场的转型必然要求其从业者能力的重构。在 AI 时代，无论是资深翻译专家还是普通从业者都经历着职业角色的重塑与核心价值的重新定义。这种变化并非过度焦虑，而是技术理性对职业边界挤压的客观现实。当机器翻译的质量在特定领域已经达到甚至超越普通译员水平时，每一个从业者都必须思考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算法算力面前，我的不可替代性在哪里？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用 PACTE 翻译能力模型或欧洲翻译硕士（EMT）能力框架为代表的多维能力模型来定义译者的核心素养，这些模型通常涵盖双语能力、跨文化能力、工具能力等维度。然而，在人机协同成为主流生产模式的当下，仅靠这些能力已不足以应对全新的挑战。智能技术极大地丰富了职业译者能力的内涵，构建出一个更加立体、多元、动态的能力结构。

其中，最核心的变化源于译者与技术的主体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传统计算机辅助翻译时代，技术是辅助工具，译者是工具的绝对主导者；而在 GenAI 时代，人与机器的关系演变成为一种深度的协同共生。机器不再是被动执行指令的工具，而是能够主动生成内容、参与决策讨论的智能合作伙伴。这就要求译者必须培养自身的人机交互智慧。这不仅是简单的工具使用，而是包含三个层面的技术认知升级：一是提示词设计能力，能够根据不同任务场景和文本类型（如法律、医学、文学等），设计指向明确、逻辑严谨的提示词，引导机器生成符合特定语体风格与交付要求的译文；二是技术统筹能力，能够在人机协作全流程中进行最优化的模型选型和工具组合调度；三是质量评估能力，能够准确地

评估机器生成内容的优劣，甄别机器生成的幻觉与错误，并运用专业能力开展译后编辑。

伴随人机关系的重构，译者的角色定位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从译文的生产者转变为译文的决策者。在智能生产范式下，译者的职能重心正逐渐转向对机器翻译质量的验证与确认。这意味着，译者的核心价值不再仅仅体现于从无到有地创造译文，更体现在对机器生成的大量内容进行筛选、审核、优化和确认。这要求译者具备高度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能够洞察机器翻译中潜在的隐性偏见、事实幻觉和文化陷阱，并依据专业标准和伦理规范进行干预和修正。在人机协作的流程中，译者始终承担着终审校验与风险控制的核心职责，必须确保交付成果在意义准确性、逻辑严密性与伦理安全性上完全达标。

在职能重心向机器译文验证转向的同时，优秀的译者更需要确立自身作为高阶价值赋能者的主体意识，这是人类译者在智能时代最具竞争力的价值高地。在确保信息准确传递的基础上，译者要通过对目标市场、文化语境和用户需求的深刻理解，为翻译内容注入文化附加值和商业附加值。例如，在文学翻译中，译者需要传递原文的艺术美感与思想深度；在商业文案翻译中，需要进行创造性的本地化改写以触达目标用户；在对外话语传播中，需要以恰切、得体的话语策略，有效传播中国立场与中国智慧。这种价值赋能的能力，要求译者具备深厚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以及垂直领域知识的精深造诣。这正是人类译者在智能时代最不可替代的核心价值所在——在人机协同的终点，以人类独有的智慧、情感与创造力，赋予译文思想的厚度与情感的温度。

三、翻译专业培养目标优化

人才需求的变化是推动教育改革的核心驱动力，也是检验教育成效的客观标尺。面对语言服务市场的深刻转型和翻译职业能

力的系统性重构，我国的翻译专业人才培养，特别是作为主力军的翻译硕士（MTI）教育，必须对培养目标与培养模式进行全面审视与革新。我们培养的不应是仅仅满足于信、达、雅语言标准的传统语言匠人，而应是能够驾驭智能技术、适应行业发展、服务国家战略的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高级专业人才。

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应从单一技能型向多元复合型转变。传统的翻译教学，往往将重心过度集中于双语转换技能的训练，而对技术应用、项目管理及产业认知等其他维度的能力培养相对忽视。在智能时代，这种缺乏技术赋能、单纯依赖语言技能的译者已难以适应复杂的市场需求变化。北京语言大学前瞻性地提出了“语言服务架构师”的人才培养新目标，强调未来的高级翻译人才应具备管理、营销、技术“三位一体”的综合能力。这意味着，我们要深化人才培养目标：一是实现培养层级的向上赋能，将学生塑造成能够规划和设计复杂语言服务解决方案的架构师；二是实现能力结构的多元延伸，赋予其洞察市场、服务客户的职业素养，使其成长为兼具管理思维与咨询能力的行业专家。他们不仅要“会翻译”，更要“懂技术”“善管理”“通领域”。

人才培养的路径应深度落实产教融合与科教融汇的双驱动导向。翻译本身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翻译人才的培养离不开真实语境的历练。高校需要打破象牙塔的壁垒，与语言服务企业、技术公司、国际组织等建立更加紧密的协同育人机制。正如在 AI 时代的翻译人才培养研讨会上多位专家所强调的，推进产教融合走深走实，是强化智能型翻译人才培养的必由之路。通过共建课程体系、师资队伍及实践基地等多种形式，将企业真实的翻译项目、技术工具和 workflows 引入教学中，让学生在“做中学”，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提升综合能力。同时，鼓励教师将最新的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将前沿的技术探索融入课程设计，实现科研反哺教学，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研究能力。

人才培养的体系应确立分类培养、特色发展的差异化路径。随着我国的翻译专业学位教育从翻译本科（BTI）到翻译博士（DTI）

的贯通，构建分层分类、特色鲜明的培养路径势在必行。对于 BTI 教育，应注重扎实的双语转换能力和对翻译技术的理解能力。对于 MTI 教育，应更加强化其应用型、职业化的导向，重点培养学生人机协同能力、项目管理能力和垂类领域翻译能力。而对于 DTI 教育，则应更侧重于培养具有深厚理论功底与前沿研究视野的领军人才，使其能够主导行业标准制定、引领技术创新研发、深耕重大理论创新。此外，各培养单位也应结合自身优势与区域特色，通过特色化办学形成核心竞争力，布局如法律翻译、金融翻译、医学翻译、国际传播等特色方向，形成特色鲜明、错位发展的翻译人才培养新格局。例如，外交学院立足服务国家外交战略，聚焦外交外事翻译人才培养；中国政法大学则依托其法学优势，构建了课程融合、实践赋能、师资支撑、国际拓展“四位一体”的法律翻译人才培养体系。

总之，智能时代的翻译人才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亟须教育界、产业界和学术界深度协同，以更加开放的视野、更加创新的理念和更加务实的举措，对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模式和评价机制进行系统性重塑，方能培养出适应并引领未来的新一代卓越翻译人才。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国内翻译教育界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诸多富有成效的探索，第三届全国翻译技术大赛的成功举办及其涌现的优秀成果，标志着我国智能赋能翻译教育已取得了具有一定行业参考价值的实践突破。

第二章 翻译技术教学的核心理念

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最终需要依托教学理念的革新与教学实践的重塑。如果说翻译人才能力结构的优化解决了“培养什么人”的问题，那么教学理念的更迭则直接回应“如何培养人”的核心命题。在 AI 时代，翻译技术教学正经历着一场深层的理念变革，集中体现在三个维度的转型：一是价值取向从传统的工具导向升级为素养导向，侧重数字素养与高阶思维的培养；二是教学形态从封闭的传统课堂转向为开放的智慧课堂，构建泛在学习的育人环境；三是方法路径从单向的知识传授整合为多元的混合教学，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根本转型。这三大核心转变，共同构成了智能时代翻译技术教学的核心理念框架。

一、从工具导向到素养导向：重塑技术教学价值取向

长期以来，翻译技术教学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技术工具化的倾向。课程内容往往局限于特定软件（如 Trados、memoQ）的功能讲解和操作演练，教学目标被窄化为学会使用几款工具。这种工具导向的教学价值取向，在技术研发相对稳定、更新迭代较慢的时代尚能应对，但在技术日新月异、新工具层出不穷的今天，其局限性日益凸显。一方面，技术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学生在课堂上熟练掌握的软件，毕业时可能已经落伍或被替代，导致教学

内容与产业实践严重脱节。另一方面，过度聚焦于工具操作，容易使学生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境，缺乏对技术底层逻辑的理解、对不同技术方案的比较分析以及对新兴技术的快速学习和迁移能力。这样培养出的可能只是熟练的软件操作员，而非具备前瞻性视野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技术型译者。

因此，重塑翻译技术教学价值取向的核心，在于从技能本位向素养本位的跃迁。翻译技术素养包含对主流技术工具的应用能力，更涵盖了对技术发展趋势的敏锐洞察力（技术意识）、运用计算思维解决复杂翻译问题的能力（技术思维）、在技术实践中坚守职业规范和伦理准则的自觉（技术伦理），以及面对未知技术挑战时的自主学习和探索能力（技术迁移）。素养导向的教学，其核心目标不仅是让学生会用某个特定的工具，更是使其善用乃至创用一整套技术解决方案，并在此过程中形成批判性、系统性的技术观。

重塑翻译技术教学的价值取向，意味着我们要将教学的重心从“术”的应用层面提升到“道”的素养层面。在知识维度上，课程内容需要从单纯的软件功能介绍，拓展到对机器翻译原理、语料库技术、自然语言处理基础等核心技术原理的讲解，帮助学生构建完整的技术知识体系。在能力维度上，教学活动需要从机械的按键操作模仿，转变为引导学生自主探究、整合各类技术工具以解决复杂翻译问题。更重要的是，在伦理维度上，要在教学中融入对数据安全、算法偏见及职业伦理等议题的研讨，引导学生在享受技术便利的同时，始终保持人文关怀与价值坚守，思考技术与人、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确保技术始终是服务于人的、有温度的工具，而非凌驾于人之上的冰冷工具。

二、从传统课堂到智慧课堂：构建翻译技术教学形态

教学理念的跃迁需要相应的教学形态作为支撑，否则再好的理念也只能停留在纸面上。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以固定教室为

场域的课堂模式，显然难以承载素养导向的翻译技术教学需求。技术教学的实践性、互动性和生成性特点，呼唤着一种更加开放、灵活、智能的教学新形态——“智慧课堂”。这并非简单地将线下课程搬到线上，或是机械地堆砌各种教学软硬件，而是以信息技术为纽带，以学生为中心，以数据为驱动，对教与学的全过程进行系统性重构，从而实现个性化学习、精准化教学和智能化管理。

构建翻译技术智慧课堂，意味着教学环境的延伸与重构。借助云端协同翻译平台、虚拟仿真实训系统以及各类在线学习管理系统，我们正打破传统课堂在时间与空间上的限制。课堂不再局限于一周两次的固定课时，而是延伸至课前、课中、课后的每一个环节；学习空间也不再局限于物理教室，而是拓展至一个可随时随地访问的、资源高度丰富的云端学习社区。在这种环境下，教师可以方便地创设出高度仿真的实践场域，让学生以团队形式承接来自全球的虚拟订单，在真实的技术生态和项目流程中沉浸式学习，从而实现教学环境与产业实践的衔接。

智慧课堂的核心驱动力在于数据可视化。通过智慧教学平台，教师可以实时追踪学生的学习行为数据，如视频观看时长、练习完成情况、讨论参与度等，从而精准地掌握每个学生的学习进度和知识薄弱点。基于这些数据，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加个性化的学习路径建议和及时的反馈指导，实现因材施教。同时，学生也可以通过数据分析，清晰地看到自己的能力短板和成长轨迹，进行更有针对性的自我提升。这种数据驱动的教学模式，使得教与学都从过去模糊的、经验性的状态，变得更加透明、精准和高效。

在智慧课堂中，师生的角色也实现了从知识传递向能力共生的转型。教师转变为学习过程的设计者、引导者和协同者。其工作重心转向设计富有启发性的学习任务，组织引导学生进行探究式学习和协作式学习，并在关键节点上提供点拨和支持。学生则从被动的知识接收者，转变为主动的知识建构者。在教师的引导下，